獨學廬初稿

獨學廬初稿目録

卷一

賦

頌

解

釋

說

記

序

嶺西雜錄序

卷三

跋

書

雜著

祭彭鏡瀾學士文

祭封太翁文

獨學廬初稿卷一

東吳石韞玉著

賦

涇清渭濁賦

若夫雍州之水曰渭曰涇維北條之大川經西傾之長汀洪濤巨浪濆瀑濎濙或水清而石見或水濁而沙停攷以王之轍跡詳酈生之水經披衛風而文著覽鄭箋而義寘經生臆說大有逕庭承訛襲謬孰發其扃惟我

皇上文思稽古典學正名察汗簡之多誤慨經

義之未明迺

勅疆吏訪編氓尋其原委辨其濁清度武功之斜川履安定之故城證鳥鼠之荒誕遡漆沮之合并獲雙流之真蹟得千禩之定評知

聖人之燭理必惟一而惟精則見夫涇也者出百泉之深山稟五行之正氣齊神淵之清冷與瑶水兮髣髴其始清而終濁蓋源分而流彙而清既屬涇則濁應歸渭千里肆其奔騰三輔資其灌溉豈枝膠所能止常扶沙而如沸類河濟之合流終淄澠之異味彼箋箋之曲說渺不知

其何謂悲世人之耳食真古今所同慨原俗論之所由皆陋儒之不學孔疏則以渭為清班志則以涇為濁潘安仁之賦既多訛陸德明之文尤偏駁皆移經以就傳弗析疑而求確維

聖學之高深乃觀文兮卓犖怵古人之我欺先斯民而有覺於是

御論昭茲

睿吟載賦研湜湜之經文闢紛紛之訓注義寓乎激濁揚清道契乎知新温故而又集衆論之僉同戒守臣之阿附塵兩可而弗安惟一成以

為務

聖謨彰

德音布徽特發文府之徽而指經畬之誤也

塞宴四事賦

於赫

皇威震耀寰寓中外烝人爰集爰撫維塞外屏

翰有若蒙古碁布星羅四十八部載風俗于職

方備宿衛于

天府奉蘭錡之清塵充羽林之勁旅

皇帝嘗以仲夏之月

駐蹕灤河以仲秋之月蒐于木蘭雲移翠葆風
靜瓊鑾弓彤月滿劍氣霜寒時則蒙古諸台吉
及扎薩克糾桓之士尉候之官莫不踴躍奔走
誠輸力殫厥事既竣我
澤斯溥于是諸王公大臣恭進宴于出哨之後
釃酒在尊臚炙于盤斤百戲之非古設四事以
縱觀義取手習武禮嘉其合歡考蒙古之諸藩
有詐馬之舊俗當駉駉之在野雜驪騮與騂騵
錫照夜之嘉名逞追風之逸足結散花之髮鬣
撤障泥之繡縟迺有婉孌幼孩文衣錦褓載馳

載驟首尾銜屬其騰驤而驚駛也無論交衢與
水曲應節奏于鎗聲示標準于寶纛擇其先至
者加賞
恩雖有差而賚沃其次則什榜番樂有上古遺
聲仿蕢桴與葦籥巽鸞簫及鳳笙尒其名王奉
爵上公調羹鞠𦢊為壽絲竹交横乍飛聲于羌
笛亦協韻于秦箏鼓淵淵而赴節管噦噦以徐
鳴譽侏偽及侏鞨達藩服之歡情又有佗佗勇
夫相撲為戲名曰布庫
國語曾記分曹角勝徒手從事耽耽虎視之威

蹻蹻熊經之勢決勝負于須臾亦瑕攻而隙伺勝則有危酒之勞豚肩之賜酒立飲其何辭匆懐歸而弗棄彼軍士以運甓習勤射夫以主皮表異緬古人之所為庶有符於斯義若夫周禮所載教駣攻駒其文則類其事則殊維蒙古之生計以牧養為本圖寔嫻習乎此技與古訓相合符彼達騂之馬以嬉以娛曾鞚勒所未及豈羈靮之能拘則有藩王子弟絲帶繡襜執長竿以競出辨駿骨而不誣維縶在手騰踔載途或駭而趯或怒而呼終調良而可御豈奔踶之足

虞乃知九方之相常有而千金之市已迂凡茲
四事均歸一旨申舊德其毋忘戒武備其勿弛
孰不慶
帝澤之無私聸
天顏之有喜也乎
西番蓮賦
猗靈山之異卉兮託嘉名于芳蓮自西域以徙
植兮對南薰而舒妍攬羣芳之舊譜兮文簡略
而未全彼詞臣之寓生兮亦訛狀之旁連惟
聖人之擒藻兮夫乃得其真詮爾其爲狀也修

蔓縈青芳苞孕紫漸吐白華初含碧蘂五葉爪分三珠丸衆方素桐華齊緜葛藟乍扶疎以結繁亦紛敷以積委若么鳳其將翔差曇花之可擬於焉向景風以吐萼擇净土以移根扶以湘竹之架植以宣瓷之盆慈雲分潤慧日凝暄紺絲交結縹帶偏翻迎夕陽而斂影被湛露而懷恩斯

禁林之嘉植豈庶草而同蕃瓊葩密綴翠莖孤茁啟秀仙墀迎薰温室鐵線貌似而殊種玉井名同而異質

皇情為之休暢
睿藻于焉詳述狀奇形于圖經恭奧義于禪律遡三藏之祕文兮證一花於初祖喻五葉之微言兮發三乘之叛詁梵筴引而可通花史闕而能補試稽古于祇林亦標新于藝圃

巢燕賦

剏言歸之元鳥兮宛赴約於青春尾涎涎其善舞兮羽翩翩其若新作窈窕而含睇兮將頡頏而近人聿故巢之無恙兮顧華屋以為隣既頻來而相識兮亦初至而如賓介其春日遲遲春

風淡冶梨花寒食之天芳草江南之野尋閑閣之新居認枌榆之舊社或絮語於璇閨或幽尋於蘭若此拮据於梁間彼綢繆於牖下一枝之可棲託萬間之廣廈翠羽生輝紅衿炫采辛苦三春別離一載室自矚其高明市無妨乎爽塏覩喬才之依然知主人之健在不恐懼而棄予寔中心兮嘉乃四顧裵回欲往仍來初春院落舊日亭臺梢卒楣之芝菌兮啄蘅徑之莓苔辨花梢而得路兮窺簾隙而莫咍歲有候而必至兮心無機而尚猜堂乘成而先賀兮幕則危

而可哀載飛載鳴爰集爰止近朱鳥之新窓入
烏衣之故里初受風以斜飛忽掠波而徐起杏
帶雨以沾衣芹雜泥而在壘必地偏而宅幽恐
巢傾而卵毀語呢喃兮如訴心纏緜而不已類
哲人之知幾亦吾曹之所視是月也柳梯烟舒
桐芭雪裹紫菫一畦鳴鳩在塒池魚唼而萍開
林鶯捎而花妥農燒社日之錢士泛禊辰之舸
感斯翁之惠来若始疑而後可豈居安而思危
亦奬勤而策惰一心鄭重雙影差池水閣不閑
風簾自欹度藻井之匼匝相山節之廡屧巡蘭

榛之寘宴衝繡闥之罘罳顧羽毛而自惜肯陟險而蹈危真網羅之不及笑鷹鸇兮何為則有枚叟摛藻鄒生協律騁綺思於雕龍寓姸辭於瑞鳦考小正之舊聞舉高禖之故實慕微禽之有知能始勞而終逸將育子之閔斯韋雌雄之無失畏風雨其漂搖乃經營乎家室

頌

辟雍大禮頌并序

稽古唐虞三代有成均辟雍之制名異實同所以明道德厚風俗迄乎兩漢與明堂靈臺並重

號曰三雍唐宋代興時廢時舉舉則執簡之臣
特書其事載諸史牒以為美談降及元明之朝
未遑制作盖辟雍之禮闕如喿今五百年矣緊
我
大朝
聖聖相承揆文而奮武巍巍
功德日新月盛
今皇帝御宇五十年天下治安四夷賓服賢親
樂利風俗休美宜有制作以光治化而
聖心謙讓遲之又久思惟崇儒重道國之本圖

今四海內外清和咸理媲美於唐虞三代而辟
雍猶闕非所以樹宏遠之模著堂皇之烈也乃
詔廷臣營建斯制尚書侍郎職司其任百執事
奔走先後爰相厥基治地於太學彝倫堂之前
中為
講殿石闌四周檐楹磴礙寶輪寶奐璧水環注
平橋通步塗茨丹雘次第畢舉不日而工告訖
功維時歲陽端蒙歲陰大荒落二月初吉
皇帝乃舉臨雍之典
六飛載止文武咸從自公侯卿大夫以至五經

博士弟子文學之士侍衛之臣環橋門而觀禮者不可勝數休哉真千載一時之盛事歟臣伏思辟雍之義辟者璧也圓象天也雍也者和也所謂乾道變化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我

皇聖德與天無極而

大化翔洽神人和暢辟雍建於此時實上協天瑞下合人心臣伏處草茅無以仰測

高深然封人之賤尚能效祝伊耆臣不自揆竊附斯義踴躍攄誠謹申頌言其詞曰

帝握乾符撫令五十禩重熙累洽中外咸理

聖化涵濡蒸蒸日起用康我黎獻用嘉我髦士
帝曰都哉載建辟雍尚書承
命相土於澤宮
皇帝曰可汝經汝營百司奔走雲合風從維古
辟雍歲久難稽
今皇作禮樂惟聖人是師勿沿勿襲當可為時
斟酌今古蔚為典彝歲在旃蒙日纏降婁建星
正中晨光欲浮我
皇臨雍儀式型魯鄒擊大昕之鼓拊琴瑟鳴球
皇帝養老集千叟於筵

賜几
賜杖以引高年
皇帝講學
經筵垂論
睿文盈千
御詩四萬我
皇聖德登三咸五崇尚儒先效法隆古辟雍斯
作繼有周文武漢唐而降曾不足數
恭慶
皇上八旬萬壽頌謹序

欽惟我
皇上御極之五十五年
福徵靈曜
壽應星躔
聖算八旬協軒后瑤樞之瑞
天家五世邁姬宗瓜瓞之祥調玉燭於
一人同符輿情萃共球於萬國重譯梯航金秋
當八月之辰
聖壽慶萬年之節歡臚衢壤化洽蕘軒內而王
公大臣以至九卿外則督撫將軍以及百吏莫

不籲叩
宸聰請行
慶典
皇上乾行益健謙德彌光俯順羣情特須
恩綍呈軺四出告慶瀆岳之靈蕊榜特開錫類
耋耆之士嘉乃勲於九職
寵誥雲飛蠲惟正於四方歡聲雷動省方問俗
輯瑞岱宗觀禮崇文展軨闕里於是西方梵域
頌
佛壽而繙經南海藩臣覲

帝光而赴闕越裳進象緬甸納琛回樂隸於宮
懸番人習乎冠帶曾元一堂之族遍滿域中期
頤百歲之人羣游闕下斯蓋由我
皇上聖神文武符廣運於勲華肅乂哲謀協休
徵於疇範故能
堂開五福躋祿位名壽之隆
寶刻八徵占歲月日時之協六幕共登仁壽九
垓同樂熙春臣叨列詞垣欽承
聖德高高在上竊抱管窺蠡測之心蕩蕩難名
敢附日升月恒之義敬陳九頌恭慶

萬年頌曰

昊緈凝命

聖壽同

天自强不息於萬斯年貞符履泰健徳秉乾稽

古伊者欽若敬授我

皇則

天瀛紘在宥籌雨暘晴晝雲察宿

壽編八秩

寶篆八徵雨暘寒燠

天庥洊承惟

皇敬德福莘禧凝第一章
天作高山遼陽啟守瑞應蘿圖祥徵靈粟
列聖締造為天下主以
聖繼
聖率
祖攸行載觀
實錄祇謁
陪京七德失詠四箴揭楹
五朝冊寶尊藏
太室萬葉宗潢錫之禁秩鴻圖式廓孜孜無斁

第二章

殿曰勤政晨御旰臨

齋名無逸斯銘斯箴中外大小孰敢弗欽秉燭

待章簽名引對百職親簡三年課實獎厲勵能

諄諄

聖誨守土者勤黃扉錫封誥戎者武紫光繪容

猗歟明良千載一逢 第三章

惟

皇建極永綏兆民辛辰祈穀甲夜占雲飲和食

德堯尊舜薰除租者四觀河者六績邁宣房

恩淪蔀屋蒸蒸
聖化如玉如燭鵠書省刑鳩杖引年百齡五世
史不絕編壽民壽域錫羨洪延第四章
邃古哲人察時成化我
皇文治光天之下燭理物先娛情幾暇書藏四
庫室萃五經譯通梵筴文訂玁銘論著涇渭義
晰老更
皇極敷言星糺雲縵
奎章盈千
睿吟五萬天文人文昭回雲漢第五章

於鑠

王師

武功九成桓桓禁旅宣威四征犁庭列戍金川

勒銘準依尉候回紇耕牧墾田霍罕設官羑諸

滇海輸琛交趾受爵其餘小醜究泰閩土烏合

獸散無足比數累奏膚功戢揚耆武 第六章

作者惟

聖考文議禮

郊

廟必親和羹清醴百神懷柔以享以祀耕先一

[illegible]黛耜紺輮讌集千叟文衣上尊圖橋講學耆
榜敷恩詩宗四始樂譜九成一音一字中和慶
平
聖人制作以粹以精第七章
箕疇演福曰壽曰康繁禧初祜必歸
聖皇五福五代萃於一堂
帝曰都哉自
天申祐累慶重熙古今希有吉頌書屏奎題揭
牖于時斂福敷錫庶民翱游和氣沐浴
皇仁寰寓吉瑞共慶熙春第八章

聖壽萬年中外歡臚合詞環籲
皇帝曰俞
慶典畢舉
恩綸誕敷佛國祝釐藩臣馳覲岳瀆告祥華裔
献賮梯航咸會衢封交慶我
皇文德承
天之祐
慧日方中
仁天同覆享無量
福蹐無量

壽章第九

刻石經於辟雍頌 有序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之歲

皇帝出內府舊藏蔣衡所書十三經墨本

勑所司摹勒刊石樹之太學臣文學之臣伏覩

盛典職在紀載敬申頌言其詞曰

聖有常道通炳於經宣尼刪述萬世是型汗簡垂範漆書耀靈秦燔不燼孔壁乃扃漢儒說經不懈及古蒐羅散失爰集文府劉照青藜班通白虎闢異辨同遺摭闕補漢京既東經學式微

睹窺蘭臺以飾其非陋儒耳食百川無歸維識

郎邕籲言劂剞鴻都刻石熹平伊始邕主書丹

日碑贊美一字六經雲章岳峙車馬塞途觀者

如市魏刻三字篆隸古文晉人則之裴頠有聞

唐宋及蜀異同已紛宋主親翰弗蕆厥勤懿我

大朝崇文典學惟

聖生知斯覺後覺表章古經是揚是榷乃

詔所司郢書扁斲我

皇則古璧建辟雍講殿中構辟水四通翼翼兩

廡修亘似紅豐碑分植銘槧攸宗

聖有謨訓曰冠於首

睿文焜燿昭示九有折衷羣疑循循斯誘雲爛

星陳垂之不朽

論辨

春秋論

春秋無例以例言春秋而支離穿鑿之說紛紛

矣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總十二

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

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

書法豈能盡同孔子有言矣曰董狐古之良史

以斯知史之不盡能良也曰直哉史魚以斯知史之不盡能直也魯史更數十人之手其間謗者有之佞者有之豈能一一合於天地之經哉孔子修春秋亦曰傳其事而已其事傳則千秋萬歲讀此書者皆能論其世而知其人善其善惡其惡此則聖人修春秋之心也豈在書法哉他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煌煌乎大國之史迄今問其書而掃地無餘（今世所傳乘檮杌二書乃元人吾衍所作）唯春秋獨存則聖人修之之力也豈曰有例焉升降黜陟之哉或曰左傳嘗論書法矣非例乎曰此

即魯史之例也左傳据魯史而作非据春秋也如謂据春秋而作則孔子絶筆於獲麟而自獲麟以後尚有十四年事跡又烏所据耶吾故知左氏不据春秋也而其事與春秋畧同故曰春秋皆魯史之舊文也孔子生於襄昭定哀之間春秋所載其事遥遥或在一二百年之上所以能徵者藉魯史而已史雖有訛烏所据而論定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孔子於多見多聞之事猶有闕焉豈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之史

而私意筆削之乎吾知聖人有所不敢矣

論唐中宗不當復辟

武后之罪當誅昔人論之詳矣吾謂當時諸臣之誤不誤于不誅武后而誤于廬陵之復辟也奉其子而誅其母天下有是理乎誅其母而爲其子之臣天下有是情乎且高宗之崩也廬陵亦既立矣能於此時勵精圖治克修先王之治居武后於深宫隆其號而解其權武后雖虎豹鷹鸇無所肆其惡也乃身爲天子之尊而顛倒於婦人之手居房州者十六年居東都者六年

一任宗廟毀宗室夷熱視焉而若無覩者此有人心者不至此而況為宗社主乎然則廬陵之不足為天子無俟智者而辨之矣當時諸臣而欲再造唐室也計惟執武后於太廟數其罪屍諸朝堂而布於衆曰武后得罪先王吾等與天下共誅之廬陵王雖先帝子已辱宗社不可復為天下主因而擇宗室賢王立之廢太子而免其罪如漢立文帝故事如此則名正而義順矣何為計不出此乃迎太子以為名夫既迎太子則太子不得不立太子既立則武后不但不當

誅并不當廢曽謂武后而可入高祖太宗之廟乎莊生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彼武后竊其位者也既竊其位又禪其所竊之位于其子而向也姦唐之社稷殲唐之子孫滔天之罪莫敢顧而問焉誰秉國成而顛倒若是耶厥後中宗既立韋后肆行其毒坐令祖宗艱難創守之業一壞於高宗而再壞於中宗誰生此厲階必有執其咎者卒也槁木萌死灰熖以五王赫赫之功流離遷徙或致竄死而後悔也可悲矣

世謂公羊穀梁二子同受西河之學余以為不然子夏親受經於孔子者也其釋經也必擇之精而語之詳二子而遊於子夏之門則有所受之矣其師同其學當無不同乃讀其書而齟齬者何多也一仲子也公羊曰桓公之母穀梁曰惠公之母一夫人子氏也公羊曰隱公之母穀梁曰隱公之妻隱公之讓公羊褒而穀梁貶祭伯之來公羊曰奔而穀梁曰朝公子益師之卒不日公羊以為遠穀梁以為惡長葛之圍公羊以為強穀梁以為久子同之生公羊以為喜穀

梁以為疑齊人伐山戎公羊以為貶穀梁以為
善禘太廟而致夫人公羊曰齊媵穀梁曰成風
沙鹿崩公羊曰邑穀梁曰山有星孛入北斗公
羊曰彗穀梁曰茀公羊曰大雨雹穀梁曰大雨
雪公羊曰宋火穀梁曰宋灾雖傳聞異詞何至
若是之多乎或曰神而明之存乎人變而通之
存乎化此聖人之訓也安見同師之不可異學
也吾又曰不然夫儒者釋經取義可異也稱名
不可異也二子之書非特其義異其名亦多異
焉者公羊曰鄟子来朝穀梁曰𦃇子来朝公羊

曰楚人滅隗穀梁曰楚子滅夔公羊曰盛伯穀梁曰郕伯公羊曰賁渾戎穀梁曰陸渾戎公羊曰將咎如穀梁曰牆咎如公羊曰戎曼子穀梁曰戎蠻子此國之異名者也公羊曰公會鄭伯於祈黎穀梁曰公會鄭伯於時來公羊曰戰於奚穀梁曰戰於郎公羊曰邢遷於陳儀穀梁曰邢遷于夷儀公羊曰會於朾穀梁曰會於檉公羊曰公敗邾婁師於纓穀梁曰公敗邾師於偃公羊曰盟於犀邱穀梁曰盟於師邱公羊曰趙穿帥師侵柳穀梁曰侵崇公羊曰取蘱穀梁曰

取繹公羊曰會於沙澤穀梁曰會於瑣澤公羊曰次於合穀梁曰次於鄫公羊曰盟於枝穀梁曰盟於棭公羊曰會於寧穀梁曰會於安甫公羊曰城葭穀梁曰城瑕此地之異名者也公羊曰楚子使椒來聘穀梁曰楚子使萩來聘公羊曰秦伯使遂來聘穀梁曰秦伯使術來聘公羊曰士彭來聘穀梁曰士魴來聘公羊曰齊侯瑗卒穀梁曰齊侯環卒公羊曰鄭公子喜穀梁曰鄭公子嘉公羊曰鄭公孫囆穀梁曰鄭公孫夏公羊曰天王殺其弟年夫穀梁曰佞夫公羊曰

季孫隱如穀梁曰季孫意如公羊曰叔孫舍穀梁曰叔孫婼公羊曰陳乞弒其君舍穀梁曰弒其君荼此人之異名者也公羊曰蠑穀梁曰螽此物之異名者也公羊曰甲午祠兵穀梁曰甲午治兵公羊曰春苗秋蒐冬狩穀梁曰春田夏苗秋蒐冬狩此事之異名者也其他同名異文者又不可勝數夫名載之盟府登之版圖書之旂常一定而不可移者也二子而周人也豈敢臆為改竄於其間哉吾謂二傳皆漢人之書也漢初經秦火之後文教未興故二子雖治經而

無所知名及董子治春秋傳公羊氏之學而瑕邱生亦為穀梁春秋於是二子始顯前此未之聞也則二子為漢人無疑也漢諱景帝名啟為開而哀公三年之傳改城啟陽為城開陽夫又可援以為證者也

璿璣玉衡辨

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衡長八尺璣周二丈五尺為王者正天文之器是說也昉於書傳而馬融蔡邕孔穎達皆宗之意者睹當世渾天之器而附合之爾考司馬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璿

璣玉衡而晉志又詳其説曰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玉衡皆不言䟽夫司馬遷者以天官世其家者也世無正天文之䟽則已藉有其䟽司馬父子必知之深而習之熟豈有不能名其䟽者乎晉書撰於貞觀中維時集諸臣之學而用其長天文一志實成於李淳風之手豈有精於天文如淳風者而誤其名乎然則璿璣玉衡之非䟽明矣馬融之言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横簫所以視星宿蔡邕之言曰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皆以渾天之

器實之豈知三代以前無所為渾天儀者乎楊子法言之論渾天也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壽昌）象之則渾天之度敘於漢武時武以前未之聞也渾天之器成於漢宣時宣以前未之聞也九峯蔡氏乃為之遷就其說曰此必古有其器遭秦而毀豈知焚書者秦也不聞秦焚圖象也銷鋒者秦也不聞秦銷珠玉也況滅於秦必不滅於禹湯文武聖人之世今讀顧命之篇河圖則陳之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則陳之此皆黃虞之舊物矣設璣衡而器也豈

有不陳於東西之序而何以無聞也吾嘗博覽諸家之說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三曰璣五曰衡魚龍河圖曰魁三星璇璣杓四星玉衡漢書玉衡建杓孟康註曰斗在天上周制四方古詩玉衡指孟冬李善註曰北斗七星第五玉衡諸說雖稍有異同然以璿璣玉衡為北斗則同然一辭矣且齊七政者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日月五星之行遲速順逆災祥見乎天而休咎徵乎人故史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

於斗者此之謂也斗者天樞也聖人察乎天之樞而其也遲其也速其也順其也逆瞭然若螺紋之現於掌則不齊者齊矣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辰不可察則察乎斗之星爾堯之命羲和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紹堯而治舜之齊政一堯之授時也夫何疑乎或者又致疑乎璿與玉之名不知此特史氏文言也古人臨文漢曰銀漢斗曰珠斗執銀以求漢執珠以求斗安能有所得耶璿璣玉衡之文亦若是而已學者乃以後世之器釋先代之名

毋乃隣於鑿乎

伊尹放太甲於桐辨

嘗觀古今人言伊尹放太甲於桐之事而心疑之竊謂伊尹聖人不當有此無君之事既而讀商書反覆尋究其義始知當日實未嘗有是事也太甲上篇曰王徂桐宮居憂說命上篇曰王宅憂居憂即宅憂之謂維時太甲方居先王之喪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蓋殷人之家法如此觀高宗亮陰三祀朝廷晏然及乎免喪之後而弗言則羣臣始諫此可為居喪不聽政之証也

營于桐宮者桐為成湯之墓所在築室於此使之密邇先王則優見愾聞無非乃祖攸行猶是後人廬墓之義爾由是而不近聲色不狎僉壬清心寡欲以成嗣君之德書曰密邇先王其訓者此也豈曰放之乎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先不言冕服而後言冕服者元祀太甲方居先王之喪故不冕服三祀則釋服而易吉也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除傳言湯崩踰

月太甲即位則湯崩在十一月自元祀十一月
至三祀十一月歲越再朞正古人之所謂二十
五月此時乃太甲釋服時也必十有二月朔而
始冕服者禮中月而禫之義也咸有一德曰伊
尹既復政厥辟太甲免喪而親聽政故伊尹復
政也豈曰太甲賢而反之乎如以放之反之之
說爲可信當是時殷邦新造大寶非可久虛斷
無三祀無君而伊尹儼然居攝之理幸而太甲
克終允德故旋放旋反設太甲怙過罔有悛心
伊尹將始終居攝而已乎且以周公之勤勞王

家管蔡尚有流言伊尹一異姓之臣忽焉而放其嗣君攝政至三祀之久彼萊虺諸臣皆有社稷之責獨默然聽之耶吾知其必無是事矣盖孟子之爲是言初不過逞一時之辨以聳動世主況其書出自羣弟子之手大儒如荀卿韓愈皆不能無疑安知其中無駁謬承訛之說出自好事者之所爲特拘文牽義之士無能抝論以辨之也至於後世不避之臣其胸中包藏莽操之志往往樂緣飾聖賢之事以濟其奸漢魏晉唐之不咸孰不假名于伊霍之事乎易曰辨上

下以定民志故吾不得不爲之辨

稽顙不拜辨

或曰今人居父母之喪稽顙而不拜禮與曰非禮也檀弓所載孔子曰拜而后稽顙者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者頎乎其至也鄭註謂前者殷之喪拜後者周之喪拜據此則古無稽顙不拜之文矣周禮太祝辨九𢷎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鄭氏曰吉拜即殷之凶拜凶拜者喪拜也故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明乎重喪從凶拜則輕喪若期功以下皆吉拜可知也雜記曰

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則父母既殁雖妻死亦稽顙也然則古之人凡喪必稽顙乎則又不然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君使人禭亦如之君使人贈亦如之則拜且稽顙者對君之禮也其他庶兄弟則拜之朋友則拜之無稽顙之文也雜記弔者致命子拜稽顙亦爲君之使言之而其他弗聞焉吳澄曰稽顙即稽首以爲凶禮故易首爲顙夫稽首者賈疏所謂臣拜君之拜也若書所載皋陶伊尹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文而春秋傳所紀公會齊侯孟武

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然則稽首非臣子之所敢當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明此義也然則吉禮稽首非君不行凶禮稽顙非君與君之使其誰敢當乎又長樂陳氏曰拜者致敬於其賓也稽顙者致哀於其親也親之死當致哀矣賓之吊不當致敬乎又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為未成後也

故不成拜令之人孰則不後其親者手既後其親而不拜賓何也且重耳不拜秦使不受命也不受命則致吾哀而已無所致敬焉令之人孰則不受命于賓者手既受命於賓而不拜又何也蓋禮有拜而不稽顙者也未有稽顙而不拜者也然則令之人遂廢稽顙之禮可乎曰不可古人之弔弔生也按士喪禮言弔者致命不言弔者拜檀弓紀弔不一事皆不及賓之拜令也賓入有喪者之家緇衣帛冠再拜稽顙而奠然後成禮彼則稽顙於吾親矣吾不稽顙焉可乎

然則如之何曰主人之拜所以答賓也不論父母兄弟夫婦子孫朋友之喪主人皆拜禮也今賓拜則拜賓稽顙則稽顙或先拜而後稽顙或先稽顙而後拜皆可也重喪曰稽顙輕喪曰稽首非與曰稽顙稽首吉凶之辨焉爾律以重喪凶拜輕喪吉拜之義則其說不盡無稽矣禮曰當其可之謂時言禮者亦當其可焉而已矣

石鼓文辨

石鼓者昔人謂之獵碣隋以前未之聞也唐初吏部侍郎蘇勗獲之於陳倉之野始紀其事謂

虞褚歐陽並稱古妙蓋當時士大夫因其為三代之物而寶之嘗著於章懷太子之漢書註步隲傳張懷瓘之書斷徐浩之古跡記杜甫之李潮八分小篆歌元和中韓愈為博士請徙置太學而不果其後鄭餘慶亦元和間人取置鳳翔夫子廟五代之亂復經散失北宋司馬池知鳳翔復歸之府學門廡下獲其九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於民間而十鼓乃足崇寧大觀中蔡京柄國作辟雍於汴京移鼓至汴置辟雍講堂後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橅拓之患其

後辟雍㢊又移入禁中靖康之變金人輦之而北置燕京王宣撫家元大德末虞集為大都教授睹此鼓於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乃請於時宰載而寘之於國學大成門内左右辟下各五枚於是相傳至今此徵諸元和之志夾漈之考復齋之録道園之文源流本末班班可考惟是學士大夫討論之説頗有異同謂為周宣王之鼓者韓愈也謂文王之鼓宣王之刻者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

誠也謂為成王之鼓者程大昌董逌也謂為宇文周之作者馬定國也韓詩曰宣王奮起揮天戈又曰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鑴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此則謂為宣王之鼓者也學如昌黎必非無据故後世如梅堯臣蘇軾蘇轍揭徯斯李東陽何景明之流大都宗之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宣王之刻此說著於歐陽集古錄然考韋詩元本曰周宣王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又曰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並無所謂文王之說不知盧陵

何所據而云然也豈當時傳寫之本訛首句之
宣王為文王而公未深考耶宋鄭樵作石經考
謂篆書之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
籀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觀此十
篇皆是秦篆若以也為殹見於秦斤以丞為丞
見於秦權又緣其中有嗣王天子而定為惠文
以後始皇以前所作此蓋據文字之變辨之也
然書契之變非一朝夕之故自古文而大篆自
大篆而小篆作者雖有指名肇端必由積漸必
謂秦斤秦權之字周必無之此亦不通之論也

況太史公作秦皇本紀凡立石刻石之事無不詳石鼓而果爲秦物也何以不與嶧山泰山之罘瑯邪會稽碣石諸刻並傳乎歐陽修集古録既援韋韓二氏之說而又曰有可疑者三一則漢碑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文細刻淺而反存也一則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然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也一則隋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也然此鼓䕶洟於榛蕪瓦礫之中學士大夫未及覩而樵童牧豎雖覩而不

之知摹拓之所不及故文字獨完耳目之所不至故志乘多闕也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注謂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成蒐在岐陽即石鼓所奠之地也董逌廣川書跋引叔向之言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與昭四年之傳相發明又引竹書紀年之文以為証此二家者据史冊而斷之也然先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無歲不行無時不舉宣王之蒐無明文亦常事不書之例不得以蒐獨歸之成王也金

源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引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之文以為証此說著於姚氏残語考史宇文周無文帝而大統又為西魏年號則宇文周之說最為乖謬況唐初去宇文周未遠舊聞遺事朝野豈無能道之者必不至同聲附和若是之謬直至歷五代兩宋之久而俟金朝馬定國始能論定之也繼有作者入主出奴元遺山稱馬定國之辨虞集吾衍譏鄭樵之誕態仁本因歐陽之疑而闢昌黎之謬趙古則定為

史籀之作而辨鄭馬二說之非都元敬則援李嗣真書品張懷瓘書斷以明其非宇文周之物楊用修又以地為秦地字為秦字而信夹漈之說紛紛聚訟迄無定說善乎蘇子之詩也曰欲尋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千載以後之人而觀千載以前之鼉鳥所從而懸定之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奚為此紛紛者乎然則將無所據依而已乎曰合古人之言而從其最初之一人以為斷宣王之說發自昌黎當時無有非之者學如昌黎文如昌黎好言論如昌

黎必不以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誤後人也可知矣

附錄諸家之說與同既多附錄于後以備參考

一次序先後之異古文苑第一鼓薛尚功楊脊次居八鄭樵次居三古文苑第二鼓薛氏楊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古文苑第三鼓薛氏楊氏同鄭氏次居四古文苑第四鼓薛氏楊氏同鄭氏次居五古文苑第五鼓薛氏楊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古文苑第六鼓薛氏楊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古文苑第七鼓薛

氏楊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古文苑第八鼓

薛氏楊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古文苑第九

鼓薛氏楊氏次居二鄭氏次居十古文苑第

十鼓薛氏楊氏同鄭氏次居六施宿潘廸皆

宗古文苑本然廸云第五鼓言漁獸而歸第

六鼓言治道似乎失先後次序若左右相易

始于西北以第六為第一第五為第十則先

後之序得矣

一字數多寡之異考歐陽修集古錄四百六

十五字胡世將資古錄四百七十四字吾衍

周秦刻石釋音四百七十七字潘廸音訓三百八十六字唯古文苑所載四百九十七字謂是孫巨源得之唐人佛龕中則多莫多於此矣總之墨本有摹拓先後之分錄者有去取寬嚴之別要未有完本傳於世也升菴楊菴乃謂得李西厓家藏唐本總六百七十五字而丹鉛錄又言得唐本於李文正凡七百二字大都升菴好為異說以欺世心勞作偽不自知其言之自相矛盾宜乎陳晦伯有正楊之作也

一釋文音訓之異如第一鼓之駂字鄭音珤而潘音阜卣字薛作首鄭作酋郭氏云恐當作卣孫字薛鄭皆作孫而施氏云是時字第二鼓之鰅字鄭作鯁薛作鰅䲜字郭以為鬻鄭則云謨官反施網也逕字郭氏謂洋鄭云作澣橐字潘以為包裹承藉之義而蘇詩則作貫也第三鼓之戎字鄭作我我字文內皆作継不應又出我字陝字潘作陸鄭作陣昊字薛作界鄭作思郭又云恐是臭字第四鼓之槃字薛作華鄭云即欅字鄺字薛作廓鄭作鄠第五鼓之

畣字薛作僁鄭作西椓字薛作枝鄭云即楫

字第六鼓之徒字薛作徒鄭作遄蒴字郭以

爲莽鄭作莫樹字許慎作皓薛作格竪字薛

作憂鄭作蘡合字薛作合鄭云即龠字音饗

第七鼓之𡗜字薛作𡗜鄭作矢施氏以爲小

大二字第八鼓之𦬼字薛作奔鄭云即若字

古諸字也第九鼓之𡺳字薛作嘉施氏以爲

説文喜字如此杫字施氏以爲與説文識字

相類鄭云即樝字第十鼓之吳字王氏以爲

通作虞鄭云汧水出於吳山故狩於吳也勑

字薛作敕鄭作朝壼薛作髙鄭作亭圝字韋云犒文囿字潘云即田字以上諸家釋文音訓大有異同要之皆無確據不過意為揣度而已

一遷徙流傳之異王順伯復齋漫録謂靖康之亂金人以之北徙濟河遇風棄之中流其存已不可知而虞集謂留王宣撫家復齋出于傅闓之詞而道園親歴其事則虞説可据也胡氏資古録謂崇寧中蔡京作辟廱取十鼓置講堂而復齋謂大觀中歸于京師崇寧

在大觀以前則當以胡氏為是潘廸謂皇慶
癸丑始置文廟而虞集謂大德之末集為大
都教授請於時宰載歸國學則又當以道園
為据也